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7



文庫11
D256
17

48-11080

010190561254



袁盎昆蟲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

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

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

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

任盎為中郎

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

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

臣主在與在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

主亡與亡

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

淳說為得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

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

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萬曆二十四年刊

袁盎昆蟲錯列傳四十一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

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

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

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

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

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此本武太子謀反事覺

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

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

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

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

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

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

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二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

高世行二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二年陛

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

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考遠矣夫

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

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責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責責夏育者

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

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

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

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

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

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

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

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

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

遺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

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

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

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

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

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

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

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

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

高帝二十四年刊

袁盎傳四十一

日

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
今自閉錯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
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
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
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
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
史大夫有兩丞丞
史丞相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
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
曰事
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

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
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
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
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
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
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
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
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
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
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

漢書二十四年刊

袁盎傳

五

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
 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
 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
 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
 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
 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君何患乃以刀
 親如淳曰辟隱也言曰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出
 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遂歸報吳楚已
 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
 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
 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
 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
 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
 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
語云親不聽也贊云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辭而孟兼行
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
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
 從數騎徐廣曰常字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

萬曆二十四年刊

袁盎傳

五

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

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

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

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

曹如淳曰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

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穎曰培音陪秦還梁刺客後曹輩

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學

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與

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

事○索隱曰服虔曰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峭直刻

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峭峻○索隱曰按韋孝文帝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

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

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以

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

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

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

索隱曰墼音乃亂反謂墼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

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

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墼中垣

正義曰上人緣反右墼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

先請為見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

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

之上今公卿云云收其校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

其上歎難衡實與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

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

徐廣曰一作難多

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崇廟不安

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

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

錯為名及實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詳云名先

為校尉擊吳

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

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

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

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

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焉時以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暴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龍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楮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云京帝改為順

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又蘇秦使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

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石得為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

死云訾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

仲之產不遂欲自免請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

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宿贊受事只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

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誇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誇古遠也

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

一

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上問上林尉

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齋夫正義曰軍虎圈百官表有齋齋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齋夫為

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之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

能出口豈數此齋夫謀謀晉灼音傑索隱曰漢書作不辨喋喋多言也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

敝徒文具耳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

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又帝曰善乃止不拜齋

夫上就車名釋之參乘徐行明釋之秦之敝且以質言

如淳曰至言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

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官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

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

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

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

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

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立岸夾水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

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索隱曰案走猶向使慎夫人鼓

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曰頌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蒔陳蔡漆其間徐廣曰前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蒔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

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錮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山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驪山發北

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答言但使槨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

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

古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墳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贊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

一在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中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

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

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重騎即

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

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獄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自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

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毀五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其死罪也公血王環不若盜長陵七之逆也然以逆

順為差今盜宗廟毀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樽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盃兩音並通又音音迴反坏者專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啓開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

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劾奏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

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

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

老人曰吾讖解

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閉置反

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鞶

曰結音如字又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

辱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

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

終身不仕

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卑屈以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事文帝文帝釐過

索隱曰案崔浩云自

帝東釐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

從也帝詢唐何從為

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惟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母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

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

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一云官士將翻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

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者隊大夫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

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

如序曰良善也

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

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則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

面折萬乘何言不懼王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穢何乃上及父祖琳對曰王臣益明王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

已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馳遙反下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秦都尉姓孫

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索隱曰闔音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若本反謂門限也寡人

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並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按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設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設音備設騎張弓之騎也百金索隱曰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管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

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前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正義曰代將兵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樂一馬晉刊卷四十一

六

尚為雲中守

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

以饗士卒私養錢

張度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張度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

別傳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

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

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

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五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

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

一歲也故與雇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

一言不相應

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

更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

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帥帝尊以信亞夫之軍獨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臣

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

車士

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曰趙國

都趙國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

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

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

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名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戚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

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

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
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曰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且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

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

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

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

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

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讓也為音于為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音如坐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殿亦然也

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間燕之時也申申如也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吹字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

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

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

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

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

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

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日洗沐歸謁親文頴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寔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

按五日一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侍者

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任爾踰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池一讀

踰為響實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實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

窬窬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

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

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

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

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

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卜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

里也○止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

縣自京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

史貴人入問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

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

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謨書馬字與尾當五今

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車書誤作四○正

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

遣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

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

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

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

太子選群臣可為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

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酌金免○索隱曰索漢書而知也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

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

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

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

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

近臣所忠九卿減官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

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無名數者四十萬

為丞相老謹不能明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察御史大

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

罪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

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

安動危之而辭位若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以書

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

順治十六年刊

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并州永樂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也地理志

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

車為郎應劭曰此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弄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趨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

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

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

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謙呵綰者責讓也不謙呵者言不與主俱衛綰也綰日以謹力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

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

也上問曰君為太子時名君君不至月來何也對曰死罪

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九六劔不敢奉詔上

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貨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移易言加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

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

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

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

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屬也其名也○索隱曰栗卿之屬

○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

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

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涇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平職

公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

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

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

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耐金失侯

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直不疑者南陽人也

索隱曰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金也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部亡金者大慙以此

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帝稱舉四字

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

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疑云盜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

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

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

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得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耐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耐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索隱曰任城兗州縣也以醫

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

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

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

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

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

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

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

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

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敖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安

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

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上德

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嘗為九卿。有傳言治刑法及各實也。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

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

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

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

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于陽陵子孫咸至

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

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敏不肅

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

微巧而周文處調索隱曰索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

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

○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群臣賂遺

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

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

姓巨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計反諸公謂文人行也

趙人

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

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征之十年代

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

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盡出

索隱曰

三秦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之謂也蟲直隆反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

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

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一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

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

書趙有敢隨王者與二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為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

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

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

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

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人入塞盜劫

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

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

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

王罪二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

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

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

豈故驪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遂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主財收所藏使相償之

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

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

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

縣故魯城中

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魯相之圃觀者如堵

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

索隱曰上音步上反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

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

軍舍人

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

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

正義曰百官表云監

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

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

說拜為京輔都尉

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

城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

正義曰時左丞相

自將兵

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

漢書百官表曰武帝

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

徐廣曰陘城縣名○正義

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徐廣曰陘城縣名○正義

曰今定州

大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旣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與故任安相善任安

榮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

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索隱曰言十日

而自占著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曰蜀

刻道近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

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索隱曰易言以破反言邑

小無豪易得高名者也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

高名者也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

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

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

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卿任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

曰：其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

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

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不丞尉也。治民學行

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

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

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

軍正義曰：衛將軍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

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

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

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人奏之。會賢大夫少

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

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

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

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

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

如木偶

王后反

人衣之綺繡耳將李之何於是趙禹悉召

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

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

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

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

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

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

讓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

州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二按若今採訪按察

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

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

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

夫杜父兄弟也

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謂石慶

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

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

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

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

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

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

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

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

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

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

外名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

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詳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

更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

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

當死之罪甚眾五帝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

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

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

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四十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台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

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

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長秦君**

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秦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

曰正義曰問音開。**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乃悉取

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

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

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以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

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

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

此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入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

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

昭公時

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世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

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

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有所學也

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

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

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

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

之同不出三日必聞聞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

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有羆來我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

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

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羸姓將大敗周人於

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羸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

賈逵云月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正義曰

古魏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魏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光水縣古東魏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魏至此並滅也魏太

子也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

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

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蓄積而不得泄

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斃而死索隱曰斃音厥正義曰釋名云斃氣從下蹙起上行外

及心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

骨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

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

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

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跋正義曰俞跗按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方曰鑿石橋引案杭毒熨鑿音佳

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也玩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也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之

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佳反〇正義曰八

之原出于大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

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

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

于手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剝皮

解肌訣脈結筋弱髓腦撲荒徐廣曰撲音舌〇索隱曰爪

幕正義曰以爪湔浣正義曰上干錢腸胃漱條五藏練精

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

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

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却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

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

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聽聲正義曰素問

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欲得濕而不為形正義曰素問云

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欲得寒而見人者府

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

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

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

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索隱曰

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

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

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

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曰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扁鵲外經卷之五

四十五

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

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

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已足偏遠之國寡

臣也小之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耳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曰一曰上音皮力一曰下音億竟精泄橫流涕長

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自止也○索隱曰潛音山勿忽承睫索隱曰音接映

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

有為陽入陰中是陽承陰也謂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

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脉居陰部反陽脉見

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

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終下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

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

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

破陰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脉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廢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八事

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

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知一為下工知二為

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

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

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脇下之熨者謂熨之令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

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示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

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

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

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

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

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名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

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

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

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

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各聞天

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雜陽聞周人愛老

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首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

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

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正義曰括

太倉石公者齊太倉長臨留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

淳于公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

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

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

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色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者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於前也知

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二年為人治

病决生死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

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

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

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紫傷

前漢書二十四年

扁鵲倉公列傳四十五

六

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

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

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

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

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

王惠瀾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通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

少女傭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占歌鴉鳴憂心摧折

家唐詔名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

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

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徐廣曰意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

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

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

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

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音

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

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

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

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

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

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

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

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

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

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於

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女東反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

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

曰一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

尺澤名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

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

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

弦病於肝也素問云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

得病於筋肝之和也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

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

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

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

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

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重其代絕而脈音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

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

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扁鵲內經卷之八

九

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蓋也

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

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

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

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小腹及足也

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癢腫盡泄而死熱上

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

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弱

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飲

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

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

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重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危邊者溢也謂病

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揚

女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為中焦也故煩懣食不

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

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慶人中而刺之臣意診

之曰湧疝也索隱曰湧令入不得前後

溲索隱曰溲音所出反前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

飲正義曰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

飲於禁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右

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

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

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溺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

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孽正義車轅未欲渡也馬

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

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

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

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

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

徐廣曰一作龜在大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

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名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脽索隱曰痺病也

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脽亦作胞。脽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脽也。難於大小便溺赤亦臣

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溲索隱曰劉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

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

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

者正義曰緊音古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

脈大而躁者胸臑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瀕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

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

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瀉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各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

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

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

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

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

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

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

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

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

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正義曰小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小腹痛也臣意

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

瘕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

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

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

云來合也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

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

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

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嗝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也迴風者飲

食下嗝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

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

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

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

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

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名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索隱曰澆

音士或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灼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盖女眾醫皆以

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

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

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

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義

圖鄒蹶陰之脉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

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

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以不遺溺而溲清

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乳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云滋已者自

言足熱而蹶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

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名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

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

漢書卷二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四十五

三

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

所是案法新徐黃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

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母有

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名視之其顏色不

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

豎後王令人名之即什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什音赴病得之流

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

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齟朽也齟齬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

腸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

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葭藹正義曰浪右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

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

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塞不

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

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扁鵲之方及傳四

五

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李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
知以為大蟲正義曰殺蘇亥反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
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
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
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
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
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菴川王病名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

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

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名客名臣意諸客坐未

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

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弱也

也溺腎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

日天兩黃氏諸情

徐廣曰情者女婿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

姓見建家京下方石

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

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

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

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

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

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

索隱曰謂以藥燠之故云竄音

七亂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

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晉而不屬晉而不

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

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

索隱曰汜音凡

眾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

徐廣曰蟻音餽。索隱曰音蟻。舊音逸遐。正義曰人

腹中短虫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臃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

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

於寒溼寒溼氣死

音鬱。索隱曰又如字。

篤不發化為蠱臣意所以

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

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

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

隱曰索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縹首言髮如

贖濟事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蓋近也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

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官 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

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

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

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

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

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

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

番陰脈番音芳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

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

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

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

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入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惟聚也

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

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

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

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

孝王眾醫皆以為廢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

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

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

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

意謂之病苦脊風索隱曰脊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

瘖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音也讀瘖即死今聞瘖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

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

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

反者死徐廣曰及一作及下反肺同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牡音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

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徐曰

曰當旦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其陽脈之翻入虛裏者也番

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

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

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扁鵲居公及傳四十五

六

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

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

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

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

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

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

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久矣

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

陽虛侯國因事侯侯人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

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

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信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

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高曆二十四年刊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
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
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
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賈法不當
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
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

索隱曰謂如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方書

臣意即往謁之得見

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徐廣曰法作五

臣意悉受書之臣

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

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愛妙

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

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

正義曰上音閑

下音閑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

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善善為方吾不
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

索隱曰案中謂中年時也。楊中值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

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

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

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也。

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專慶謹以故

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

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

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

論俞。正義曰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

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

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

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

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

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扁鵲二十四年刊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釣天 言占統嗣 尸蹙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

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胃而聚於胃中穀

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二丈二尺受穀

二斗四升水六升二合合之大半小腸謂受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

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

八寸徑二寸半長二丈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

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

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甲經腸胃凡長丈八尺四分從口

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

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也心之神也也

世子也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圓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又為帝王身之王也

脾重二斤三兩三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

榮脾神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肺重三斤二兩六葉兩耳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

凡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致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也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二銖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

盛精汁三合膽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胃重

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

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小腸重二

斤十四兩長二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

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腸也言暢胃氣聚者

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二尺廣四寸徑

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

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

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

寸半舌泄也言可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

寸咽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肯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

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感

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

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一缸也言其處似車缸故曰

手三陽之

脉從手至頭長二尺五六合三寸

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

手三

陰之脉從手至臂中長二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

尺合二丈一尺

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

足三陽之脉從足至

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

足三陰之

脉從足至臂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合三丈九尺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臂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也

人兩足躡脉

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二丈

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

脉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

起於臑上於齒至口齒總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

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脉都合二十八

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

太陰者脉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

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澹逆順知其死生

之兆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

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脉上入行三寸吸脉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一日一夜凡一萬二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

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

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

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一萬二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

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行身畢即米下百刻亦畢謂一日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遠得寸口當更始也故

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彭越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

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開反自歸

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

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

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

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斷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斷縣西喻音古允反甄音垂布走荆王劉賈為布

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

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

已拜受印高帝名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

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

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

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

以前難未弭恐後天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

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郡也

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郡郡今

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

並屬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

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

子欽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

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

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

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擊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

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請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

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蓋下之私○索隱曰按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

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今王始

凡故老不朝吳得釋其罪世亦益解然其居國以

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鑄錢者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

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辭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戌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戌又行者出錢三百人官官給戌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繇乃戌邊一歲歲時存問茂

材實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案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

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音高帝初定天
 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薳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土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郟詐稱病
 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
 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
 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
 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請誅

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

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

膏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

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

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

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

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

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

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

漢書二十四年刊

至威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

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

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壽事有適正義曰張

章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

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

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

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

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

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

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

大王後車仿佯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

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

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

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

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

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

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

詩經二十四年刊

吳王濞列傳四十六

五

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

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

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

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

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

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

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

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

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

景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

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

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

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黜秦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

子國除庶子三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肅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

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

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僂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

功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

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盡狹地方三千

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二十餘萬寡

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南越境相接也因

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

子以定長沙以北是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

西面正義曰三王謂淮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

臨晉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

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索隱曰博音專專入蕭

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走長安匡止天子以安高廟願王

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

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俵

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

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二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

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

石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

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當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公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吳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自今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效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言上亦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公欺臣晁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割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鉅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鉅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

漢書二十四年刊

吳王濞列傳第六

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蓋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蓋為太常正義曰今

蓋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併補曰名通其父名廣

德侯廣為宗正也蓋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

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表蓋奉宗廟宗正輔親

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蓋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

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蓋

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

肯見蓋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蓋不肯使人圍守且殺

之蓋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

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元劇孟喜曰七國反吾

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

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

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

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

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

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

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

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

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蒯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也

徒自損耳

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

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蕩城中

尉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

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

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止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

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

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

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

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

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張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

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

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

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

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

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

州也東越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

漢使人以利陷東越韋昭曰略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索隱曰縱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陳薛縣北今入平江也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各臨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也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店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地名相

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土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

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

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

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藁飲水謝太后太子德

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

弗聽漢將弓高侯頰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

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

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

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

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濟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

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邵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

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枝發難素隱曰謂與太子爭傳是爭枝也卒亡其

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

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

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

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釁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順治戊戌年七月十九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

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孝文時

太子家太子家者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

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

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

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

因此懼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

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孝景二年吳楚反上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宗室諸寶

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酈吏
周陽田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
宗室在為則則似是與國有親
庶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母知寶嬰娶良乃召嬰娶入見

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漢書曰寶
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

乃言表盡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

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
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

寶嬰守榮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
云寶嬰屯榮陽監齊趙兵也七國

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

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
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
與下音反而不朝相提而

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
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下之過有

如兩宮整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又火各反○索隱曰言謂怒也漢書作與與
即整也○正義曰
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
詩無遺類魏其侯然之

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
劉舍也寶太后數言魏其侯

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
猶惜也魏其

猶惜也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滕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

曰沾音憶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惟音尺占反

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

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

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

徐廣曰二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者爲諸

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

孝景晚節

索隱曰按謂晚年也

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

盤半血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五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

家書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賢之

徐廣曰卽蚡同母弟者

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

制所鎮無多有田蚡宿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

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則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

陽侯

陽侯

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矣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

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

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

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

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

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按推轂謂自甲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

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

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

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

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

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

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

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

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

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

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

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字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肺為膺

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瀉滑春秋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脈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

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當是時丞相入士非也按下文不讓其乳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吳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

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上信也大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

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見故私橈武安由此滋

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

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曲旃上曲也○索隱曰曲旃曲旃者所以招上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

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

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賴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賴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賴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

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賴陰侯彊

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

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

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

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

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

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

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

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

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

賤尤益敬與鈞耦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

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其前言也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

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

萬曆二十四年刊

水清灌氏寧賴木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
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

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其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

見其失職而頹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押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

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

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暮功之服也故應灌夫曰將軍乃肯

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

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

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

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盼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

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

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

今未敢嘗食武安郭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

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索隱曰屬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無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蘇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眉容各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

取燕王女為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

有太后詔召列

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禮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上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跪席上也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豈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

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

輩也猶言兒女輩咕鄒氏音步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

尉漢書曰音義曰李廣為尉東宮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灌夫曰今

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兗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

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

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索灌

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大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

得生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

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

朝太魏其之東朝廷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

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

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

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

議腹暱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

地論欲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詰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係反倪五係反埤

蒼曰睥睨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瑾曰天下有

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

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自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

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竊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

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

披索隱曰秦可證披音疋彼反○正義曰披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

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

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

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免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局趣維小之貌○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

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

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

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設者脫也

上謝曰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

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

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

韓御史良父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夫魏其

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

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

內愧杜門齟齬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

讐正義曰雙言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判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

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

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豆之幸

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生諸侯官也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

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

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

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

竊曆二十四年刊

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志病并

曰痲音肥又音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蚘為作故

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論

棄市渭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

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

月未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二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

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

終周建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

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

月至今不改然夫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

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

見魏其灌夫

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

魏其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魏其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

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情之元光五年元光三年而

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要四年棄市木詳此正安在然蚡

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

字林並謂入官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淮南

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

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

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

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

直特為太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矣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實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二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二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

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

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杆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誓，音汗。張羽力戰，安

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同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

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

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上所為，韓安國為梁使

見大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

而泣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省者察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

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

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

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

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

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

梁王父兄皆帝

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

以侘鄙縣

徐廣曰侘一作絀也。駟案侘音刈亞反。誇也。區。國中以侘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亂案

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

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

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

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

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蜀梁國。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

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

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

持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丁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

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

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

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

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

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林說。文云。林誘也。犯上禁。燒

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

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

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

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

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

索隱曰案音灼云漢數不內屬於漢為人

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

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

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

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

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遠

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

也若六博之象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

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工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

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

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重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

人單于怪之攻烽火得武州塞欲刺問尉史尉史曰

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

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

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

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

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人馬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

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祇也臣固知

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

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

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

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

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

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家出者去也言安國為為人無忠厚之行貪

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城

固到也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郢音質他徒河反謂二人姓名也壺遂也城固也到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

於他處亦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

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

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

光六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

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

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

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國

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

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

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

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

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

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

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

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

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

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亦行

脩斯鞅躬君子也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時

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受

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

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坐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虜多

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

補武騎常侍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

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

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

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一

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

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與

屬國公孫昆邪昆音胤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

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

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大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人

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

使馳祭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

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

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

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

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

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

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

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

正義曰有將乘白馬而將監護

出護其兵。子廣上馬與十餘騎奔

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

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

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日李廣乃歸

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

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

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

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障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覘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相陰侯孫徐灌嬰屏野居監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二騎出從人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戒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

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

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

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

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

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射義

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義

以飲不勝者○正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廣之將

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

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詔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本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

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

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鄉賦

擊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壁敗

張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關弩

名韋昭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說是也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車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符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元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世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

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為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言禮出軍食其為右將軍

道東道少圓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疾曼曰水草少不

可羣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

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

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

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致不偶也

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

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真府曰急詣部如請正

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

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遇

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

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

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

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至真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

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

四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

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

死贖為庶人廣子二人曰當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索隱曰媽或音媽少不遜當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

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當戶有遺腹子

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

坐侵孝景園墻地索隱曰墻音人絹反又音而宣反又音乃煖反

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二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

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責得四十餘畝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奪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

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

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至其泉宮獵

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

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為太子

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

矣李氏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

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

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其州在京西

二千四百六十餘里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

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大漢二年

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二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

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河西

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而使

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

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

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

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

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

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

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

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

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

作恂恂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索隱述贊曰

後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太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褚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言諸傳而次四夷則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

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安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獯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駝包體音

託也○正義曰案古今注云韋特馬牝曰畜許又反馬贏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韋特馬牝似橐故云駝包體音贏生贏○正義曰贏音力戈反馱馱徐廣曰北狄馱馱

漢書二十四年刊

索隱曰說文云駟騏馬父贏子也廣志云決蹄也

駟騏而青○索隱曰駟騏記割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起其母

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駟騏也

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董反毋文書以言語為

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以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

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

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鞬氏也○索隱曰攣字音六緣反鞬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

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密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

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

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

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壯

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各犬

美賈達曰犬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盤邑復居于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鄧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陽

泰昌山過華陰以時人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

入眉即漆沮水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

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

申侯有郤正義北三申侯怒而與犬戎共

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

獲正義曰括地志中在雍州涇陽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郛而東徙維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邑

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出戎越燕而伐齊

三城凌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齊矰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矰音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

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

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

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

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

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

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

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

陸渾縣是也

遂從戎號今

陸渾縣是也

陸渾縣是也

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

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

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音當是之時

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

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園地理志云園水出上

音白土縣西東流入河章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

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

三十六郡號曰赤翟白翟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

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獲白翟于杜氏以

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曰翟之地

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正義曰括地云

比五十六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丁當作混類師古云

混犬夷也章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翟

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獮音丸○索隱曰地理志天水有縣諸道狄道

應劭以獮戎邑音相○正義曰括地志云獮道故城在渭州襄

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

源戎邑漢獮道屬天水郡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

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

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

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

本漢臨晉縣地也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

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

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時之置烏氏縣也

胸衍之戎胸衍于反索隱

曰案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衍○正義曰括

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而晉北有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

地也如淳云即瞻林也為李牧滅

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

志樓煩縣名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

地也如淳云即瞻林也為李牧滅

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

志樓煩縣名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

地也如淳云即瞻林也為李牧滅

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

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燕北有東胡山戎

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

各分散居谿谷自有

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自

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自有餘

年趙武子論句注音鉤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勾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

代以臨胡故○索隱曰案貉即滅也首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

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

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

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頰毀焉公奚巨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

並音傍白浪反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

厥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

俗名為高關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

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

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

名在上谷。正義曰：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

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

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大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

是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而通直道。

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值道也。自九原至雲陽

索隱曰：韋昭云：九原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與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唐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

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漸築合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

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大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

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州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

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夫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單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曰頭曼

韋昭曰：音勑。索隱曰：音勑。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曰頭曼

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大子名冒頓

後有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所愛闕氏

索隱曰：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殊緋黃，接

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習

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

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

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

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冒頓既立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之元年壬辰歲立也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

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

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車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

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候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

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

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

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

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

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

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

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

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

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

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

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

離○索隱曰蠡又音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

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

真曆二十四年刊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

衍氏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

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

居東方直上谷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

也媯州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後州也

以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郡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祭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宮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

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各有所分也

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

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漢

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禪小

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

官歲正月諸長小會畢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

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登其先天地鬼神

秋馬肥大會蹄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與蘇武書云相競趣蹄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監反疑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禡禡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禡聲相近或以林為禡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蹄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

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技

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

萬曆二十四年刊

小者軋

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鄒長云軋也。如淳云軋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也。正義曰其骨節若今之厥蹠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管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

長左而北鄉

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

近幸臣妾從死

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名冢曰逗落。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

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

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

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

北去匈奴魏略云丁靈在廉野

又云匈奴北有渾蘇 高昆荊犁之國

正義曰已上五於 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

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

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

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征之

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曰在雁門 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 七日漢

兵中外不能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

駝馬正義曰駝面額皆白不純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

驪黑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高帝乃使使問厚遺

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

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祭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將黃趙相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索隱曰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

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

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

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

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

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

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

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

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震懼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

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諸將曰以高帝賢武

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李復與匈奴

萬曆二十四年刊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
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

漢高奴縣舊郡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

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

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史相距絕二

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

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

難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屬

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

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

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

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妾言高后

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震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

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遠

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

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高后乃止復與匈奴

高后二十四年刊

匈奴列傳五十一

十一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

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

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

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

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

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

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

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集○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

瓜州西北烏孫戰國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

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零浚奉書零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零漢書作序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

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二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

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

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七

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

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

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

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

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

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

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

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

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

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者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

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袍各一比余。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

各一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也。音鼻小顏云：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飾也。

黃金飾具帶。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胷紕

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胷者，胷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部落帶，帶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胷犀與師比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

頭帶繡十四，錦三十四，赤紕正義曰：音帝。綠繒各四十四。

是也。繡十四，錦三十四，赤紕正義曰：音帝。綠繒各四十四。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

是也。繡十四，錦三十四，赤紕正義曰：音帝。綠繒各四十四。

萬曆二十四年刊

匈奴列傳五

十一

子稽粥立

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

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

于闐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

傅公主說

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

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

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

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

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加漣酪之便美也

隱曰字林云漣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漣臣堯人所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

計課其人衆畜物

正義曰許又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

行說今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

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

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

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又

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等廬

而卧漢書音義曰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

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

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

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

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

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

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並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

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

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喋利口也佔昌古反衣裳貌冠固何當

着冠固何當所益索隱曰鄧展曰佔聒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自謂着冠何所當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

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糴絮米藥今其量中必

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于封爲

五郎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

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案隱曰

屬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

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拓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

里即匈奴所燒者也侯騎至雍其泉案隱曰崔浩云侯邏騎正義曰拓地

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其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始皇以來祭天團兵處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案隱曰表盧作於古今字異耳寧侯

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

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

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案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

名也且音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

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

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

逆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

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驩音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糝、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案隱曰：案岐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

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去者不

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案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

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

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

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人，塞漢

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

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

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若單于書其

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

屯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

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

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皇帝

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

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

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通關市饒給

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

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頭奸蘭列音千干葉犯出物

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詳為喜馬邑城以誘單于單

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

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

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

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

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

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
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
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孺傳曰恢自殺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

往

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
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

自馬邑軍後

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
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
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

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

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

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

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

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二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

什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漢書音義曰言縣什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什辟縣中地○正義

萬曆二十四年刊

匈奴列傳五十一

十一

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并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匈奴

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

于索隱曰雅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誼攻破軍臣單于太子

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

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

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

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

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

軍軍二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二十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

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

自次王

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于單于也

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

益北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微極

而取之

索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無微音古堯反微要也微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

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

支山

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亦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

千餘里擊匈奴得

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漢書音義匈奴祭

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家祭天人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

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

其夏驃騎將軍

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

延

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

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

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土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得

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

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

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

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

死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

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徐廣曰元狩二年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

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

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

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

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

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糧衣糧私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

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

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

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

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

不得行斬捕匈奴自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

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

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

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案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是後匈奴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

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今音連小類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

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

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

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漢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

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

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

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

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

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

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

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二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

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

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

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

索隱曰首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

萬曆二十四年

三

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

索隱曰臣

河水名去

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

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

匈奴主客

韋昭曰主使來客官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

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

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

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

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

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

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

而單于終不

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

其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

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其言為遣其太

子入漢為質

正義音致

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

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

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

而西置酒泉郡

正義曰今

肅州以南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

正義曰漢書西域傳

云大月氏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冒頓單于攻月

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寇而擊大夏

而臣之都媯

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

而匈奴終不

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

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

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

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

奴亦不擾邊。今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

古無所冀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

節。儒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

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

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其言欲多得漢

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

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

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

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

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

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

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

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徐廣曰：浞野侯趙破奴。路充國留匈奴二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

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

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

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羹長路

正北經砂磧十

三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

王欲以垂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一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

期至浚稽山而還

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

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

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

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

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

正義曰為渠帥也

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

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

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

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

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黎湖為單于

音是歲太初三年也响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

五原塞

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

數百里遠者十餘里築城郭

列亭

正義曰顧胤云郭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至廬胸

音衛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拈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

門郭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丰城河。又西北得宥虜城。按即築城郭列亭至廬胸也。服虔云廬匈奴地名。張晏云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

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拈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郭

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眾期至遮虜郭即此。其秋匈奴也。長老傳云郭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單地。

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

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

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

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

于病死匈奴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

尉且鞮侯為單于

索隱曰且音于。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

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

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正義曰胡郎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

疆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

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

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

十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

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

步兵二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

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

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

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杆

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

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

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 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

罔衷已諱之辭也 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衷之是也 **世俗之言何**

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 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竟反言求一時權寵也 劉伯性音叫徐音皎皆非

而務調納其說 索隱曰說音悅 **以便偏指不參** 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

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 **彼已將率** 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義詞

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 **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

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 正義曰言

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

諸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

代之 **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 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獲狝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烟

爰自頰冒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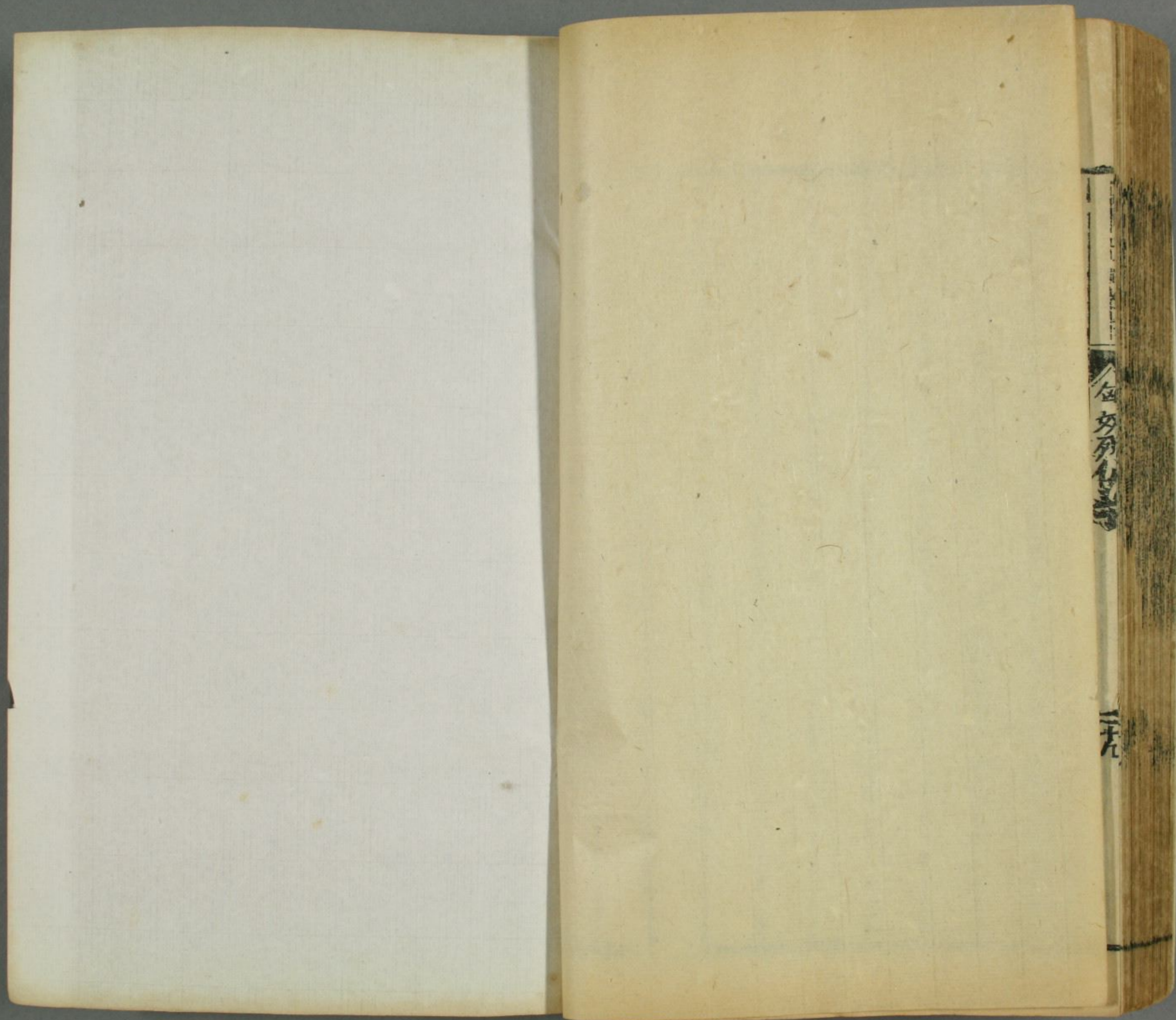
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

二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二百十



...

金史列傳卷之...

...

